

## 何村夜雨两岸情

本报记者 陈晓星 文/图

中秋时节,浙江省德清县何村。傍晚,来了一些台湾客人,落脚村里的文化中心。长条木桌椅,人手一杯莫干黄芽茶,略显疲惫的台湾客人突然兴奋起来,因为他们均来自台湾南投、台中的乡镇,村文化中心展示的竹编、茶业生产、忙前忙后的婆婆妈妈,都令他们有很多的感想和话题。

与“交流会”上的拘谨相比,此时,他们谈笑自如,有人问忙着泡茶的大嫂:“你在这里工作吗?”大嫂答:“不



台湾客人鉴赏茶叶

是的,我是村里的义工,来招待你们的,你们走了,我要打扫的。”

南投鹿谷乡是台湾的茶业产地,冻顶乌龙出于此乡,台湾客人中不少是鹿谷人,以种茶、制茶为生,一杯茶在手,他们围着在场的何村人问题不断:什么茶种?什么土质?何时采摘?如何炒制?怎样算是上品?问题虽然专业,但村民不少是茶农,谈起来滔滔不绝,来客对“浙普”可能也就懂个六成,也听得津津有味。村负责人董纳新介绍,何村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茶村,相传从晋代开始就有僧侣在此种茶。现在全村共有茶树1050亩,家家户户都有种茶、炒茶的传统,茶叶是村民的主要收入来源。

也有的台湾客人远离茶的话题,走上二楼的礼堂看村史介绍,对着简体字的乡约乡规读半天。这个莫干山脚下的村庄,在越来越浓的暮霭中呈现着“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的景象,这些会长留访客的记忆之中。

台湾客人是来参加“第六届湖台邻

里节”的,湖州和台湾邻里文化的交流从2012年开始,以走串户的形式让更多的台湾同胞了解大陆。离开村文化中心后,当天的交流行程已经结束。但晚餐桌上,一个消息在悄悄传递:“饭后别走,有兴趣的去看看制茶。”记者“好事”打探,原来他们在村文化中心与王愉悦姑娘约好,晚上去她家看她的父母制茶。

王愉悦是村文化中心的讲解员,大学毕业后回乡,这场自发的交流活动由她带路。进入她家的炒茶作坊,炒茶师傅、王愉悦的妈妈叶斌斌都成了台湾客人的采访对象。叶斌斌介绍,他们正在炒制的是秋茶,比春茶产量低。台中市头汙里里长江思涵当场要买10斤,叶斌斌嘱咐了好几次:“刚炒出来的茶要一周后品味才最好,一周后再喝。”说到斤,大家又“掰扯”了一会儿,因为台湾的“斤”是600克,而大陆的“斤”是500克,叶斌斌强调:“我们的一斤是500克的。”施里长点头:“没问题没问题。”

已经动员儿子接手茶业经营的叶聪渭先生问王愉悦:“你会制茶吗?”王愉悦摇头。“会帮忙采茶吗?”还是摇头。

“村里其他的少年人呢?”王愉悦答:“采茶、制茶太辛苦了,年轻人不愿意做了。”叶聪渭先生沉默了。记者问他如何动员在都市工作的儿子回乡当茶农,他幽默地说:“我问他,你这么加班能活到多少岁,他说50多岁吧。我说回乡和我种茶至少活到80岁,他就回来了。”叶聪渭说:“年轻人不爱种茶了,这太可惜了,这个行业需要年轻人加入。”

走出制茶作坊,远处有了雷声。但台湾客人兴致勃勃地再次落座何村文化中心,他们要请村民尝尝台湾茶,冻顶乌龙、小种红茶一道一道端上来,茶叶的主人认真看着喝茶人的表情,等待着评价。窗外传来雨声,又有新的交流项目加入,原来台湾客人还约了一家民宿业主去看她家的民宿。民宿的主人到了,是傍晚在文化中心打扫的大姐。虽然下雨,约定不变,不少台湾来客起身跟着大姐走入雨中。因为,莫干山的民宿有“全球必到”的美誉啊!

何村雨夜,来自海峡两岸的乡品茶、交友、赏民宿,共享人情与田园之美。

何村风光



声音

拒批英记签证  
香港何须解释

**背景:** 香港入境处近日拒绝批准香港外国记者会(FCC)第一副主席、英国《金融时报》亚洲新闻编辑马凯的工作签证续期,英国外交部、美国驻香港总领馆就此要求香港特区政府作出解释。香港一些反对派势力也随之起舞,批评此事“伤害新闻自由”。在港期间,马凯曾不顾特区政府反对,执意邀请“港独”分子赴FCC演讲。

第一,出入境政策属于香港特别行政区在“一国两制”之下,我们自治的范围;第二,入境处处长是按现行法律、政策以及每一个个案的情况而作出决定;第三,我们一贯做法是不会公开评论每一个个案或解释、交代入境处处长所作的决定,而大家都应该知道这亦是国际惯例。特区政府对于任何鼓吹“港独”,危害国家安全、领土完整、发展利益的事不会容忍。

——香港特区政府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对于一个地区而言,绝对不可能存在必须无条件给予外国人工作签证的情况。而当前所出现的情况是,有人完全蔑视中国的主权与安全,肆意作出破坏中国主权与安全之事。既然如此,就必须承受后果。

——香港《大公报》

事实上,英美两国经常不给理由而不批准别国人士入境。相关个案五花八门,被拒者由学生、专业人士、商人到政客都有,共通点是英美方面均响应不评论个别情况,现在却又要求香港特区政府打破惯例,就马凯一事作出解释,实在是自找麻烦,有口说无凭。

——香港《文汇报》

在香港工作、旅游、上学,必须遵守香港的法律。相关法律表明不可利用香港作为颠覆、破坏国家主权及国家安全的基地,任何人士无论以任何途径到香港,都必须遵守相关规定。反对派议员要政府给出解释的理由和动机是站不住脚的。拒签这些危害国家安全的人,与维护言论自由是两件事,不能一概而论。香港多数市民都会认可政府做法。

——港区全国政协委员屠海鸣

有的反对派将事件说成是对于“言论自由”或“新闻自由”的打击,是完全不合理的。马凯被拒签工作签证,是香港相关部门根据法律和程序依法作出的决定,不应被政治化。香港每天都有几百个几千个外国记者自由工作,香港新闻界的新闻自由明显不受影响。

——香港立法会议员梁志祥

香港外国记者会早前不理中央政府及特区政府的好意,一意孤行,执意邀请“香港民族党”召集人出席午餐会,提供平台让其向各界及国际社会宣扬“港独”,这是非常不尊重中国国家主权和安全的表现。倘若同类型的事发生在海外,外国政府会欢迎这样的人吗?

——香港策策汇主席柯创盛

(整理 阅洁)

## 《延禧攻略》在港热播的背后

闵捷 张雅诗

10月6日晚上8点半,在香港播出的《延禧攻略》迎来大结局。在为期两个月的播出期间,这部70集的清宫剧受到香港观众的热烈追捧。“看《延禧攻略》了吗?”一度成为人们见面的问候语,进而成为茶楼、聚会、办公室的热门话题,分析剧中人物性格和介绍演员造型等的文章几乎每天都在媒体上出现。

卖点

过去两个月,港人赵太太每晚8点半必定守在电视机前收看《延禧攻略》,她形容这是“每天最享受的时刻”。为了不错过任何一集,任职行政秘书的赵太太每天都会赶快完成工作,争取准时下班。就算是家庭活动也要“让路”,她早前安排中秋节家庭聚餐时,特意提早早在6点开饭,并再三叮嘱家人不要迟到,免得耽误看剧。

根据香港电视广播有限公司(TVB)公布的数据,翡翠台播放《延禧攻略》结局篇之前的倒数第三周,各播放平台的总平均收视为35.6点。这部剧在香港不仅有口碑,而且收视理想。

TVB副总经理杜之克接受采访时表示,由内地拍摄制作的《延禧攻略》,其硬件、美术、人物的设定,都是以前宫廷剧没有过的,这是非常大的卖点,因此立刻决定要放在黄金档播出。为了更好地向香港观众呈现这部剧,TVB在约20天的时间里,紧锣密鼓地制作粤语版的配音,并另外创作了片头和片尾两首港版主题曲,目的是让香港观众更容易接受。

除了余诗曼,《延禧攻略》里几乎没有一张港人熟悉的面孔,结果却广受欢迎。杜之克认为,《延禧攻略》是宫廷情感戏,又多有“反套路”的人物性格设定和情节设置,这是其最吸引香港观众的原因。

互动

内地电视剧如此风靡香港,这是连《延禧攻略》的主要演员们都没有想到的,以至于中秋前夕当他们出现在香港机场时,面对数百位

热情的香港观众自发前来接机大感意外,直呼“没想到”。

8月底,《延禧攻略》主要演员吴谨言、许凯、秦岚和苏青应TVB之邀来港参与宣传,与大批“剧迷”互动,场面热闹欢乐。TVB上一次邀请内地剧的演员来港已是3年前的事了,而当时的声势也不及这次《延禧攻略》来得热烈。电视台还特别安排了“延禧南巡”的晚会节目,主要演员与观众现场互动,反响热烈。

香港不少剧评文章和报道均有论及《延禧攻略》女主角的“腹黑”,颠覆了女主角向来楚楚可怜的形象,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而且片名中“攻略”一词,更像是当下的游戏用语,让观众见证女主角如何过关斩将过关。除了人物性格独特,这部剧在布景、服饰、化妆等方面都经过精心考究。有资深影视制作人指出,从《延禧攻略》可看到内地剧在制作方面越来越认真,例如色调处理十分讲究,整个画面让人看得很舒服。

相通

此次《延禧攻略》的火爆,让人想到十多年前的港剧《金枝欲孽》,当时在香港和内地均大获好评。杜之克表示,《金枝欲孽》对内地有一定的影响力,虽然以现在的眼光来看,它在制作上已经落后,但在剧本、人性的刻画上,还是非常高明、有特点,能打动人心。

内地剧在香港走红,其实许多年前已出现过。像上世纪90年代的《三国演义》《雍正王朝》《宰相刘罗锅》等,在香港都是深入人心的作品。由于都是古装戏,减少了两地现代文化差异带来的违和感。

近年来TVB差不多每年都会购买几部内地电视剧,目标是把最主要的几个作品拿到手,例如《甄嬛传》《天盛长歌》《延禧攻略》等。

杜之克透露,TVB正在筹备拍摄的一些电视剧,主角是在内地发展事业的香港人,因此故事有很大的部分在内地发生。他认为,香港和内地是在一个文化氛围里面,而随着两地人员交流日趋密切,越来越多的港剧将会包含内地元素。

《延禧攻略》女主角的“腹黑”,颠覆了女主角向来楚楚可怜的形象。图为《延禧攻略》剧照。

(图片来源:网络)



## 行摄香港

## 高铁站成香港旅游新地标

香港新启用的西九龙站是世界最大的地下高铁站,景观独特,且与多条地铁和巴士线路接驳紧密,成为不少游客来香港的“必经之地”。

上图:西九龙站顶部绿化空间一景。

下图:游客在香港高铁西九龙站的“天空走廊”留影。

新华社记者 吴晓初摄